

各說各話

從一隻受傷的眼睛說起

曉泛

本月八日下午，國立交通大學電子計算機系生任謝清俊教授在交大教職員例行的戶外運動中，不幸被飛來的壘球擊中眼鏡，破碎的鏡片嵌入眼珠，投送新竹地區醫院急救時，竟遭因設備人員不足為由拒收，最後轉送台北市台灣療養院，經該院主治醫師那玉先生，在主持開刀後的判斷，由於傷勢嚴重，缺乏適當急救，誤時太久，謝教授或有一眼失明的可能。

次日下午，接到了這個不幸的消息，我在驚愕之餘，與交大各友好迅速聯繫，希望能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這一天裡，整個的黃昏夜間，徘徊廊前，輾轉床側，心頭上始終沉重憂鬱，再也忍不住要說一說我久想一吐為快的一些話。

出事的當天，聯合報副刊各說各話一欄裡，張之傑先生正巧談起他理想中大學教員的輪廓：

「他約略在二十五到三十五歲之間。

他長得不一定漂亮，但看起來不討人厭。

他風度好，氣質高，他是個帶點哲人韻味的人。

他學有專長，一空下來就看書研究。

他熱情而負責，喜歡和學生們在一起。

他只檢討自己，不向學生強調尊師重道。

在思想上，他是學生們的導師。

在生活中，他是學生們的表率。無疑地，這可說是對於清俊兄十分中允的描繪。清俊兄是我在台大電機系時的同班同學，他在系代表的任內，極為負責，他活躍於運動場上，打了一手好籃球，橋棋撞球造詣也十分高超，受訓於陸軍通校時，也為同學服務，多方爭取福利。

大學畢業，留學的狂流沖走了班上極大多數的所謂「優秀」同學，他卻與其他七位同學考入交大電子研究所碩士班。求學期間，同學們取得默契，志願留守於國內，在各崗位上為開拓國內電子工業而奮鬥，這個以不正常俱樂部(**Abnormal Club**，簡稱**ABC**)為名，我嘲諷的座談會同學們，大多數中的極少數，不顧時代流習的侵襲，經過了多年的努力，個個都已屹立於電子工業與教育界，不愧為中流砥柱，其中除清俊兄外，包括國內首家自資電子企業環宇公司協理邱再興，交通大學電子工程系主任胡定華，半導體實驗室主任陳龍英，分別在荷蘭飛利浦電子公司高雄及竹北兩廠擔任品質管理部經理的王晃三與材朝武，台灣愛知電機公司董事長江昭彥，以及畢業于交大後赴美學習雷射，尚未歸國的陳增興，他們八位的壯志及成就的確叫我這久久羈留在外，飄流失所，至今方才回國的所謂『歸國學人』汗顏而感到無地自容。

清俊兄就讀于碩士班時，曾以優異的工程論文，代表我國提交國際電腦學會，並在擔任交大講師任內，接受我國一年一度選拔十大傑出青年的金手獎。五十九年夏，我曾到波斯頓城麻省理工學院去拜訪當時正在寄讀該校，作博士論文研究的他，相談之下，對於他滿懷對交大的衷誠十分感動。他在求學的同時，正為交大行將擴充的電子計算機研究部門作妥善的籌劃安排，選購圖書，搜集資料，他並不純然只為個人求學前途利益打算。

今年八月底，我一到清華，便首先和清俊兄電話聯絡，他便通知了住在台北新竹地區的**ABC**諸位老友，熱烈地款宴接待我這一家倦極知還的漂鳥，盛意感人之際，我也不免對國內外同學海天遙隔，分道揚鑣的努力有無窮的感慨。若說在國內堅若奮鬥，便謂不正常，那豈不是說滯留國外，為他人作嫁衣裳，在各大公司擔任士大夫(**Technical Staff**)的工作反而是正常的現象了嗎？

回國至今，已逾兩月，憶及方到不久，目擊台北街道滿鋪的金錢紅磚，被柏油路面迫退到山坡邊的農田，以及蘇花公路旁沿海依然茅舍的茅舍，心中激烈沖盪著的感受，常常使我一雙眼眶湧起興奮又難受的淚水，是物質上的昇華？是精神上的頹唐？這入目的蒼天，一望綠野，仍如八年前我登機離國時一般地無言漠漠。八年豈是一個短暫的時光，對前年病逝的父親而言，那是與我們一家永恆的告別，對國內孤苦奮鬥成功的人們來說，那也是值得驕傲燦爛光輝的一段日子，從一開始，我便對台北的繁華抱著懼心，我不能確定，經過了長時間高度洋化生活的薰染，是不是會使我在無意間捲入這二十一世紀的十里洋場，被活活地埋葬，那比美國更為「美國」的歌舞，比巴黎

更為「巴黎」的寬敞大道，實在逼使我，不得不早點躲向風城清華園的綠蔭裡去。

到了清華，同事們的好意，學生不倦的向學熱心，使我增添對教學生涯的信念。在交大清俊、龍英及定華三位同學的慫恿下，我開始參加了他們對於交大清華兩校間密切聯繫，求得各方面合作的工作，這種努力是極具意義的，交大與清華，遠自民國肇始前後，便分別為大江南北科學教育的理想學府，全國萬千學子，夢寐以求，無不以此兩校為接受高度科技訓練的最佳去處。「理有清華，工有交大」，這兩所大學春風桃李培育出來的英才，如今滿佈於國內外工商企業與科學界，蔚為社會之中堅與領袖，他們更慷慨地解囊傾心，為兩校在寶島復校的工作奔走，這種由梅月涵、凌竹銘兩位先生為楷範的梅竹精神也始終流盪在新竹新建的兩校校園中，師生教職員，視校為家，不分上下，攜手為秉承兩校優良傳統，培養學術自由風氣而精誠努力。交大與清華除了在教學內容上有重工重理之分，但那一股朝氣蓬勃，欣欣向榮的氣氛卻是完全相同的，試看這兩校教員平均年齡，至少比他校年輕十歲以上，而實驗設備上又豈是他校可堪項比，學生的素質正一天一天地提高，整個地來說，交大清華兩校怎不能說是大同小異。

在這股衝勁的驅使下，我開始與龍英兄及附近工業研究所的李德昌先生一起合辦起，以新竹地區科技研究合作為主題的小型討論會，至今每週一次，交替在交大清華舉行，以求得對於各單位間學術研究課題的相互了解，並且希望能更深一層地對工業技術提供意見，提出研究報告，作些對國內電子及材料工部較直接有效的幫助，此事之成功固不足定論，但清俊兄及ABC的各位老同學都不遺餘力地提供力量，環宇的邱再興兄更在百忙之中抽空從台北趕來，參加我們的討論會，給我以無比的鼓勵。

清俊兄學有專長，在交大計算機系內勞苦功高地主持大計，但另一方面他對於學生的生活也極為關注，常常與學生愉快地暢談課內外的種種，譬如說他最近一直費神地籌劃一項針對理工科學生的人文訓練問題的討論會。他邀請了包括交大清華兩校以及各地的關心人士，在本月十四日晚，假交大活動中心舉行座談，雖然他在其中負實際聯繫工作，但卻不具自己名於座談會的輔導人員名單上，只準備與同學一樣地在台下參加討論，他如此寄身於科技世界，而仍浸沉於人文哲學的修養，實在是值得效法，如今他療傷在院，不克參加，想來心中一定也默望此次討論會會有成功的收效的。(上)

聯合線上公司 著作
權所有 © udn.com
All Rights Reserved.